



中国

禅宗史

印 顺 著





2 022 5454 0

中国禅宗史

印
顺著



上海书店

沪新登字119号

责任编辑：罗伟国

封面设计：赵宜生



中国禅宗史

印 顺 著

上 海 书 店 出 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4 1/4

1992年3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ISBN7-80569-481-8/B·27

(平)定价： 5.50元

序

善提達摩傳來而發展成的禪宗，在中國佛教史與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光輝的頁。然有關達摩禪的原義，發展經過，也就是從印度禪而成爲中國禪的演化歷程，過去禪者的傳述，顯得疏略而不够充分。一般所知道的禪宗，現在僅有臨濟宗與曹洞宗（閩南偶有雲門宗的名目）。臨濟義玄（西元八六六年卒），洞山本寂（八六九年卒），是九世紀的大禪師。一般所知的禪宗史籍，主要是依據「寶林傳」（撰於八〇一）而成的一「景德傳燈錄」（一〇〇四上呈）與「傳法正宗記」（一〇六一上呈）等。這幾傳記的禪史與禪宗，都是會昌法難（八四五）前德形成的中國禪宗。然從印度來的初祖達摩（五〇〇頃在北魏傳禪），到被推尊爲六祖的曾溪慧能（七一三卒），到慧能第三傳的百丈懷海（及神秀）（八五〇卒），禪山德信（八五〇卒），到天臺遺情（八〇七卒），約有三百五十年，正是達摩禪不斷發展，逐漸適應而成爲中國禪的時代。這題中印文德融會禪禪，或者稱譽爲東亞文化的精髓，是儘得如家來靈觀與禪究的。這本《世大覺經》下，一「達摩對會昌法難」（三百五十年）的禪宗實蹟，一向依據洪州道一門下的傳說。在禪神會門下的傳說，始「圓覺經大疏鈔」等八卷，多少保存，而沒有受到重視。傳說久了，也就成爲唯一的傳

史。到近代禪宗史的研究，進入一新的階段，主要是由於新資料的發現。一九一二年，日本「卍字藏」出版，刊布了「中華傳心地師資承襲圖」（甲編十五套），「曹溪大師別傳」（乙編十九套），這是曹溪門下荷澤宗的傳說。同時，燉煌石窟所藏的唐代寫本，也大量被發現了。一九〇七年，斯坦因取去的，大部分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一九〇八年伯希和所取去的，藏於巴黎國民圖書館。一九一四年，我國政府也搜集剩餘，藏於北平圖書館。日本人也有少數的收藏。在這些寫本中，存有不少的會昌法難以前的禪門文獻，因而引入禪史新的研究階段。

燉煌寫本中有關禪史（歷祖傳記）的，屬於（五祖）弘忍門下北宗的，如「傳法實紀」，這是北宗（大致為濟如）弟子杜朮於七一三年頃所撰的。又有淨覺（約七二〇頃）撰的「楞伽師資記」，淨覺為弘忍再傳，玄蹟的弟子。屬於荷澤宗的，如「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獨孤沛撰，現存本為神會晚年（七六〇頃）的改定本。又，「燉煌出土神會錄」，日本石井光雄藏本（一九三二年影印公布），實為「南陽和上問答雜徵義」的不同傳本。石井本末後有六代祖師的傳記，為荷澤神會所傳。屬於保唐宗的，有「曆代法寶記」，約撰於七七五頃。這部書，記述了弘忍門下資州智詵系的傳承。保唐宗的創立者無住，自承為曹溪慧能的再傳。這些北宗、荷澤宗、保唐宗的燈史，如加上荷澤宗所傳的「曹溪大師別傳」，「禪門師資承襲圖」，「圓覺經大疏鈔」（卷三）等；參考「全唐文」所有有關的碑記；與洪州宗所傳的「寶林傳」（續沙藏，民國十二

年影印)，作綜合的比較研究，那末從達摩到慧能門下分弘的情況，相信可得到更符合事實的禪史。

有關禪者法語的，主要有：代表北宗神秀的，有「大乘無生方便門」的各種本子，傳說爲神秀所造的「觀心論」。代表荷澤宗的，有劉澄所集的「南陽和上問答雜徵義」（胡適校對各本刊行，題爲「神會和尚語錄」）；「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代表保唐宗的，有「唐代法寶記」。這是一部燈史，保留了智詵下淨衆宗的法語；保唐無住的衆多開示。而「傳法寶記」，「楞伽師資記」，「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三書，提貢了最可寶貴的資料。「傳法寶記」與「楞伽師資記」，都是早期的北宗燈史，却發現了南宗頓禪的根據。「楞伽師資記」的慧可傳下，保存了「略說修道明心要法直登佛果」，是傳說爲弘忍所說的「修心要論」（或題作「最上乘論」）的藍本。這是達摩「二入」說中「理入」的闡明，代表了楞伽禪的宗要。在道信傳下，保存了「大乘入道安心要方便」，對於道信的禪風，及東山門下（南宗、北宗等）的不同傳布，提貢了同源異流的最好參考。研究「施法壇經」，可以肯定荷澤門下的「壇經傳宗」本，是根據「南方宗旨」本的；而「南方宗旨」本，已對「曹溪原本」有過多少添減。從荷澤禪學（如「壇語」及「神會語錄」等所說）與南方宗旨的不同，可以推見曹溪禪的「直顯心性」，所以分化爲荷澤系的「寂知指體，無念爲宗」，及洪州系的「觸類是道而任心」的意義。

此外，代表江東牛頭宗的，有「絕觀論」與「無心論」。敦煌新發見的，與舊來（洪州、石頭門下）所傳的懷讓、行思、道一、希運的語錄；百丈懷海的「廣語」，越州慧海的「頓悟入道要門論」，黃蘗希運的「傳心法要」等早期禪書，作綜合的研究，那對禪門的方便設化，因時因地而演化的趨勢，就有相當的線索可以探求。從印度禪到中華禪的演化歷程，這些八、九世紀的禪書，爲我們提貢了充分的研究資料。

依據八、九世紀的禪門文獻，從事禪史的研究，中國與日本學者，都已有了不少的貢獻。我不是達摩、曹溪兒孫，也素無揣摩公案，空談禪理的興趣。前年中央日報有「壇經」爲神會所造，或代表慧能的諍辯，才引起我對禪史的注意。讀了胡適的「神會和尚遺集」，及「胡適文存」，「胡適手稿」中有關禪宗史的部分。日本學者的作品，僅見到宇井伯壽的「中國禪宗史研究」三卷；關口真大的「達摩大師之研究」，「達摩論之研究」，「中國禪學思想史」；柳田聖山的「中國初期禪宗史書之研究」；對新資料的搜集，處理，對我的研究，幫助很大！但覺得，有關達摩到會昌年間，也就是從印度禪到中華禪的演化歷程（也許我的所見不多），似乎還需要好好的研究！

禪史應包含兩大部分：禪者的事迹與傳承，禪法的方便施化與演變。關於前一部分，首先應

該承認，禪者是重視師承的。古代禪者的共同信念，自己的體悟（禪），是從佛傳來的。重視傳承的法脈不絕，所以除中國的遞代相承，從佛到達摩的傳承，也受到重視。達摩禪越發達，傳承法統的紋列也越迫切。印度方面的傳承，達摩門下早已忘了。那時，大抵引用「禪經序」，「付法藏因緣傳」，「薩婆多部記」，而提出印度時代的法統。本來，只要的確是達摩傳來的，的確是佛法就得了，如我父親的名字，祖父、曾祖、高祖……：我都知道，但已上可忘了，要考據也無從考起。這有什麼關係呢？我還不是列祖列宗延續下來的。但禪者不能這樣做，爲了適應時代的要求，非要列舉祖統不可。那只有參考古典——引用上列三書的傳承，或不免誤會（如以達摩多羅爲菩提達摩）；或者發現有問題，就不得不憑藉想像，編造法統。祖統，或者看作禪宗的重要部分，似乎祖統一有問題，禪宗就有被推翻的可能。其實禪宗的存在與發展，不是憑這些祖統說而發揚起來的。如「寶林傳」的撰造，當然會給洪州門下以有力的支持，然「寶林傳」還沒有編成，西天二十八祖說還沒有成爲定論（如道一門下，還有引用五十餘祖說的），江西禪法的盛行，已躍居禪法的主流了。祖統說的逐漸形成，是由於達摩禪的盛行，爲了滿足一般要求，及禪者傳承的確實性而成的。正如爲了族譜世系的光榮，帝王總是要上承古代帝王或聖賢的。有突厥血統的唐代皇室，也要仰攀李老子爲他們的祖宗。祖統的傳說，可能與事實有距離，但與禪法傳承的實際無關。

中國方面，達摩傳慧可，見於「續高僧傳」，是沒有問題的。慧可到弘忍的傳承，現存的最早記錄——「唐中岳沙門釋法如行狀」，曰是七世紀末的作品。弘忍以下，付法是「密付」，受法是「密受」，當時是沒有第三人知道的。優越的禪者，誰也會流露出獨得心法的自信，禪門的不同傳承，由此而傳說開來。到底誰是主流，誰是旁流，要由禪者及其門下的努力（不是專憑宣傳，而是憑禪者的自行化他），衆望所歸而被公認出來的；這就是歷史的事實。

達摩以來禪師們的事迹，起初都是傳說，由弟子或後人記錄出來。傳說是不免異說的：傳說者的意境（或派別）不同，傳說時就有所補充，或有所修正與減削。傳說的多樣性，加上傳說者聯想而來的附會，或爲了宗教目的而成立新說（也大抵是逐漸形成的），傳說更複雜了。從傳說到記錄，古代的抄寫不易，流傳不易，後作者不一定抄錄前人，或故意改變前人的傳說。古代禪者的傳記，是通過了傳說的。部分學者忽視傳說（記錄）的多樣性，所以或將現有的作品，作直線的敘述，雖作者的區域遠隔，或先後相近，仍假定後作者是參考前人的；或過分重視「高僧傳」的價值。古代禪者事迹的研究，應該是求得一項更近於事實的傳說而已。

禪法的方便施設與演變，這應該是禪史的重要部分。佛法（禪）是什麼？經中曾有一比喻：有人在曠野中，發見了「古道」，依古道行去，發見了城邑，古王宮殿。於是回來，勸國王遷都

古王宮殿，在那裏，「豐樂安隱，人民熾盛」。這是說：佛法是自覺體驗的那個事實。佛是發見了，體悟了，到達了究竟的解脫自在。爲了普利大衆，所以方便攝化，使別人也能到達解脫的境地。從佛（祖）的自覺境界來說，是一切知識，語言文字所無能爲力的。正如發見的古王宮殿，怎麼向人去說，即使別人承認那是事實，也並不等於親身經歷的故王宮觀。要證實，還得自己去一趟。在這點上，佛法（禪）不但不是考據所能考據的，也不是理論所能說明的。說禪理，談禪味，都一樣的不相干。然佛法不止是自心體驗（宗），怎麼說也說不了的，還是說了，表示了（教），佛法已成爲現實（時空中）人間的佛法。指雖不是月亮，但確能引人去注意月亮，發見月亮。所以自心體驗的內容，儘管「說似一物即不中」，却不妨表示出來。語言文字（正說的，反詰的，無義味話）也好，默不作聲也好，比手畫腳也好，都是用爲引入入勝的敲門磚。體悟是屬於自證的，是「不由它教」，「不立文字」與「心傳」的。從引導的方便來說（「不立宗主，不開戶牖」，「一法不立」，也還是接引學人的方便），存在於人間，成爲一時代，一地區，一宗一派的禪風。這是可尋可考，可以看出禪在發展中的歷史事實。

引入入勝的不同方便，其實是有一定原則的，所以經中形容爲「古仙人道」，「一乘道」，「一門」，「不二門」等。如想從屋裏出去，從門、從窗都可以，打破牆壁、揭開瓦面，挖通地道也可以，而要透過空隙才能出去，却是一條不可逾越的法則。方便的多樣性，並不表示自心體驗

內容的不同。如不理解自覺與方便的相對性，就有以今疑古的：如禪者發展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階段，達觀類竟設想為達摩禪（的方便）就是這樣，因而不顧史實，否認了四卷「楞伽」的傳授。也有以古疑今的：如重視達摩的「楞伽經」，二入四行，聽說慧能勸人持「金剛經」，就以爲有了革命，或以爲慧能頓禪是別有來源的。禪宗史的研究，必須弄清楚超時空的自心體驗，現實時空（歷史）中的方便演化，才能恰當處理禪宗的歷史事實。

從達摩「理入」的體悟同一「真性」，到慧能的「自性」（原本應爲「法性」、「佛性」），南方宗旨的「性在作用」，達摩門下是一貫的「如來（藏）禪」。如來藏，是說來淺易，意在深微。所以如來藏的體驗者，淺深不一。淺些的類似外道的神我見（慧忠國師評南方宗旨的話），深微的是無分別智證的「絕諸戲論」（經說：「無分別無影像處」）。從前黃蘗希運說：「馬大師下有八十八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二人」（「傳燈錄」卷九）。曹溪禪的究竟深處，得者實在並不太多。慧能引向簡易直捷，簡易直捷是容易通俗普及的，南方宗旨也就這樣的興盛起來了。禪者重自心體驗，憑一句「教外別傳」，「師心不師古」，對如來經教的本義，自己體驗的內容，也就越來越晦昧不明了！

會昌以下的中國禪宗，是達摩禪的中國化，主要是老莊化，玄學化。慧能的簡易，直指當前

一念本來解脫自在（「無住」），爲達摩禪的中國化開闢了通路。完成這一傾向的，是洪州，特別是石頭門下。達摩門下的不重律制，不重經教，（不重他力），是禪者的一般傾向。「即心即佛」，「無修無證」，是大乘經的常談。荷澤下的「無住之知」，洪州下的「作用見性」，也還是印度禪者的方便。達摩禪一直保持其印度禪的特性，而終於中國化，主要是通過了，融攝了牛頭禪學。

老莊的「道以虛無爲本」（玄學者如此說），魏晉來深入人心。晉室南移，玄學也就以江東爲重心。中國佛教的勃興，得力於「般若」空義，與當時的玄學，早已保持某種關係。佛法流行於中國，多少適應中國文化，原是應該的，也是免不了的。所以中國佛教，除印度傳來，有嚴密的理論與制度的，如戒律，毘曇，（真諦與玄奘的）唯識，都或多或少受到影響的。不過禪在中國，中國化得最徹底而已。牛頭禪的標幟，是「道本虛空」，「無心爲道」。被稱爲「東夏之達摩」的牛頭初祖法融，爲江東的般若傳統——「本來無」，從攝山而茅山，從茅山而牛頭山，日漸光大的禪門。牛頭禪與江東玄學，非常的接近。牛頭宗的興起，是與「即心是佛」，「心淨成佛」，印度傳來（達摩下）的東山宗相對抗的。曹溪慧能門下，就有受其影響，而唱出「即心是佛」，「無心爲道」的折中論調。「無情成佛」與「無情說法」，也逐漸侵入曹溪門下。曹溪下的（青原）石頭一系，與牛頭的關係最深，當初是被看作同一（泯絕無寄）宗風的。曹溪禪在江

南（會昌）以後，江南幾乎全屬石頭法系，融攝了牛頭，牛頭禪不見了。曹溪禪融攝了牛頭，也就融攝老莊而成爲——絕對詞毀（分別）知識，不用造作，也就是專重自利，輕視利他事行的中國禪宗。

達摩禪到（四祖）道信而隆盛起來。經道信，弘忍，慧能的先後弘揚，禪宗成爲中國佛教的主流。道信、弘忍、慧能，都有卓越的方便，但這是繼往開來，遞嬗演化而來的。禪門的隆盛，引起了對立與分化，如牛頭與東山的對立，南宗與北宗的對立，洪州與荷澤的對立。在發展與分化的過程中，又統一於江南的曹溪流派，這就是「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

本書所著眼的，是從印度禪演化爲中華禪。印度傳來的達摩禪，從達摩到慧能，方便雖不斷演化，而實質爲一貫的如來（藏）禪。慧能門下，發展在江南的，逐漸的面目一新，成爲中國禪，那是受到牛頭禪（也就是老莊化）的影響。在中國禪宗史中，牛頭禪有其不容忽視的特殊意義。我不是禪史，或佛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的專究者，不想作充分具體的闡明。本書僅揭出其重要關鍵，奉獻於研究禪宗史的學者！

民國六十年二月十八日，印順序於嘉義之妙雲閣若。

目次

序

第一章 菩提達摩之禪

..... 一——三八

第一節 達摩傳與達摩論

達摩及其傳說 達摩論

第二節 達摩與楞伽經

楞伽禪的傳承 達摩與求那跋陀 楞伽與如來藏說

第三節 達摩門下的傳弘

達摩禪的傳承者 慧可門下的分化 道宣所見的達摩禪

第二章 雙峰與東山法門

..... 三九——八四

第一節 達摩禪的新時代……………三九

時地適宜於達摩禪的開展 黃梅的門庭施設

第二節 道信與入道方便……………四五

道信傳 道信禪門的綱領 一行三昧 入道安心要方便

第三節 弘忍東山法門……………七一

弘忍傳 東山法門 修心要論 弘忍的十大弟子

第三章 牛頭宗之興起……………八五——一二八

第一節 甚麼是南宗……………八五

「南宗」的意義 南宗與南中國精神

第二節 牛頭宗成立的意義……………九五

牛頭六祖的傳承 牛頭宗的形成

第三節 牛頭法融的禪學……………一一一

有關法融的作品 牛頭禪的根本思想

第四章 東山法門之弘布……………一二九——二七四

第一節 東山宗分頭弘布……………一二九

慧能的摩訶般若波羅蜜與無相戒 神秀的五方便 淨衆的三句用心 宣什的傳香念佛

第二節 東山門下的種種相……………一五六

戒與禪 金剛經與起信論 一行三昧與禪 念佛淨心與淨心念摩訶般若 指事問義與

就事通經

第五章 曹溪慧能大師……………一七五——二三六

第一節 慧能年代考……………一七五

生卒年代 得法與出家開法的年代

第二節 從誕生到黃梅得法……………一八七

早年事迹 不識字 付法 傳衣 作偈呈心

第三節 南歸與出家……………二一〇

大庾嶺奪法 五年法難 出家與受戒

第四節 行化四十餘年……………二二六

從廣州到韶州 德音遠播

第五節 入滅前後……………二二二

末後的教誡 入滅 弟子的到處弘化 南北對抗中的插曲

第六章 壇經之成立及其演變……………二二〇

第一節 壇經的主體部分……………二二七

東山門下的關法傳禪 壇經的原始部分

第二節 燉煌本壇經的成立……………二四六

荷澤門下的壇經傳宗 南方宗旨 壇經的初期流變

第三節 壇經的變化……………二七二

組織與內容的變化 名稱的變化

第七章 荷澤神會與南宗……………二八一——三一八

第一節 神會的一生……………二八一